

福建叢書 第一輯之七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

明·永安
羅明祖撰

羅紋凶先生全集
(一)



福建叢書 第一輯之七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

明·永安
羅明祖撰

羅紋凶先生全集

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

原書藏

湖北省圖書館
南通市圖書館

福建叢書編委會

主 編：陳 虹

副主編：余險峰 歐孟秋

編 委：鄭壽岩 趙玉林 康振盛

廖宗剛 任仲泉 廖楚強

許仲凱 林 樺

《福建叢書》序言

叢書之名，古已有之，它是匯編各種單獨著作的總稱。我國古籍叢書，浩如烟海。近一個世紀以來，由於科學文化的進步，對系統整理保存古代文獻，日益受到應有的重視。利用各類叢書，研究古代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領域的發展狀況，以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，有其歷史的和現實的深遠意義。

福建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自唐宋以後，福建文化有較大的發展，八閩被稱為「海濱鄒魯」。在漫長的歷史文化長河中，有不少閩事文獻和閩人著述流傳下來，其中不乏具有很高學術價值和研究價值的重要典籍。這些典籍均屬稀有藏本，是一宗非常珍貴的福建文化遺產。

福建文史研究館爲搶救、保存、整理并利用這宗文化遺產，計劃編印《福建叢書》。先就明季以來閩人集部、學術著作以及筆記等典籍，加以選擇整理，分輯出版發行。各輯均包含若干書卷。期在數年之內，按照典籍類次，陸續完成編印任務。冀把有裨於時用的卷帙奉獻於世。

編印《福建叢書》，事鉅且繁。至祈社會各界樂予襄贊，并對叢書的選本、體例、編排、校勘等方面，惠賜寶貴的意見，以期編印工作益臻完善。

羅紋山全集前言

郭丹

《羅紋山全集》，作者羅明祖。

羅明祖，字宣明，別號紋山，今福建永安市人。生卒年不詳，大約生於明萬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左右，卒於崇禎十五年（1643）間，享年四十四歲。

羅氏為宋儒羅從彥之后，原居福建沙縣，始祖羅仕通自沙縣竹林塋奔貢川而居，遂定居永安貢川。羅明祖之父羅天長，以易學名家，「嗜易、老、莊、列、參同、悟真、文始」，抱樸諸書，善辨蝌蚪文（《福建通志》卷三十一），曾隱居武夷山十余年，學者稱為紫曦先生。

據李世熊撰《羅紋山先生傳》稱：紋山「穎異絕恒，甫能言，即受周易老莊」，少家貧，十三歲失怙，依母李氏而長，崇禎四年（1637）登進士，與楊廷麟、吳偉業等同榜。重經世通務之業，精於曆算。初除華亭（今上海松江縣）令，因觸動貴勢利益而被構陷，調令繁昌（今安徽繁昌縣），又因得罪直指使者（朝中欽差），謫浙江布政司藩幕，旋署蕭山令。在蕭山，治水成功，頒犒大作，然因不嫌於中官，調補襄陽令，又因受熊文燦以遠限參劾，奉旨降級。是時張獻忠起事襄陽已多年，紋山因剿撫之事與熊文燦、楊嗣昌等意見不合，又從不呈身中貴，旋罷官。一生「三作令而三黜」，終於弃官而歸。

羅明祖屬於比較正直的封建士大夫一類人物，又深受封建傳統文化的薰陶。羅明祖仕宦之時，明王朝內憂外患，已是日薄西山，岌岌危處於將亡之際。北邊清人入侵，中原農民起義風起雲湧，朝廷先后派熊文燦、楊嗣昌往漢中鎮壓張獻忠等起義軍，或撫或剿，皆以失敗告終。羅明祖調補襄陽令時，張獻忠已在襄陽一帶起事六年。出於時代的局限，羅明祖當然也是主張剿滅起義軍的，但在方法策略上每與當局者不和。先是熊文燦主張撫局，推行招降之策，明祖謂「寇焰半天」，不可撫。后張獻忠果再起事，熊文燦死於西市。楊嗣昌議加剿餉三百萬，練餉七百三十萬，羅明祖極力反對，謂此舉「是不盡驅天下為盜不止」。并認為民眾為盜賊，乃由天災人禍、賦稅苛重所致。羅明祖在《復陳眉公書》中曾痛心疾首地痛斥：「流賊之禍不在流賊，而在撫按，北虜之禍不在北虜，而在大臣。何者？流賊起於貪污之府令，而徇府令者誰？北虜乘平炎熾之流賊，而一意剿流賊者誰？」所以皇上應整頓吏治，嚴懲奸佞，弃捐減課，與民休息，則民自不為盜賊。并著詩云：「綠林原是版圖人，未作賊時欠拊循。選將何如嚴選牧，依兵不若邇依民。三家殲戌終存遂，一士揭竿豈畏秦。率土軍需力已悉，上醫惟有護元神。」（《調兵》）羅明祖曾不斷的上計獻策，主張屯田撫民，集糧固兵，寓兵於民，以利滅賊。綜觀羅明祖所持論，乃以寬恤民財，收拾人心為救亂之本，以息民安民為重。在明末農民起義風起雲湧，銳不可擋之時，羅明祖的主張未必能解決問題，但亦可見其憂國憂民之心。

黃曾樾跋《羅紋山全集》謂「紋山有幹濟才，非文章士」，又云「以著述言，學既駁雜，文尤支離，詩詞皆未脫明末江湖惡習」。此言似未必盡然。就以羅明祖的小品文而言，包括游記、序、跋等，皆具有晚明小品的風格，即受「性靈說」的影響，顯示出鮮活靈便、抒寫性靈、不拘格套、真情

流露的新格調。羅明祖自云：「鄉試之文受文宗鍾伯敬贊賞」（《一壺草白序》）。鍾伯敬即鍾惺，時官福建提學僉事。鍾惺是明代竟陵派的代表人物，繼承了公安派「獨抒性靈」的理論主張。羅明祖之文受鍾惺贊賞，說明也具有公安竟陵之特色，此並不難理解。羅明祖自己曾說：「今天下非無文心，苦無文骨耳。」而吾獨以骨法相賞。什麼是「骨法」呢？「舉其當以用之於此病也」（《新刻方孟旋先生全稿序》），即指爲文應要有內容，能針砭時弊，抒寫胸中塊壘。他又說：「舉天地間山川花鳥之情狀，古今得失之原委，無不可助吾性靈，而暢筆端之揮掉。」（《程墨旨序》）山川花鳥，古今得失，皆可抒寫性靈，暢情揮灑，形諸筆端。故其同時代人鄧可權評其文爲「悉以神運技，不以技求技，間或露流沙蔥嶺之秘，泄廣城青牛之微，終不以之而混我六經者也」。（《見全集鄧序》）羅明祖這一類文章，大都篇幅短小，如卷二之《擬墨小引》僅七十八字，《醺社初刻題詞》僅一百字，其風格却輕靈、雋永，講究情緒、韻致，表現出活生生的感受。如在《征草序》中針對「諸兄弟用世之心何雄也」而云：「余以素慙不善逢迎待罪江渚爲表臣，以六年一令，喪盡三十余年，書生悔所征己。」對自己的仕途蹭蹬表現出極大的憤懣和不平。再如《江南散白序》：

生平落拓，自期當世無以落諸賞之。行作令，禍患備嘗。以激烈之氣而老於抑鬱之中。每每淅於詩歌，而其不盡者，間或託之文字。信筆成章，絕不脛存。因思古人彈箏撫琴，孤裘竹杖，詣軍前，抵掌天下事，取卿相於片言之頃，上馬殺賊，下馬作檄，快心快事，手擊唾壺，凄然泪下，然終困於仕籍資格，而鵝筋喀喀尚不吐，刀筆文墨，視爲糞盆。坐囚春谷地名，在繁昌縣西北。甕中，雨爲蛆蛆所浮，晴爲蚊蠅所嗜，皮肉立盡，竟無一人可告。

寫自己的志向與處境的牢落，亦頗見真性情。其余記游寫景之作，亦頗有可觀者，如《耕欄山

記寫山勢：「望之，有削者，有砥者，有簞者，有檠者，有几者，有極者，有帆者，有冕者，有鳥者，有獸者，有鬼者。室必宿空，泉必瀑布，路必鳥道，非一拳一勺而止也。」記耕欄山之景色頗細膩生動。

羅明祖的詩歌，集結為《京音集》與《京音后集》兩卷，共約二百多首。詩歌的內容，首先是憂慮國是。羅明祖生活的時期已如前所述，面對如此深重的內憂外患，正直的士大夫總不免發自內心的憂慮。這一類詩，見於集中不少，如《四海同佳節，孤心獨自愁。中都腥戰血，何以對芳洲》（端午余式如邀宴湖上有斗龍舟者），再如《揚州》二首：

其

淮徐誰君冠，陵巖編干戈。

已逼呂梁險，恐推邗水坡。

樓臺哀畫角，睥睨蓋古堦。

此系祖宗耻，六軍矢靡它。

其二

中都一代事，與難想知由。

野動堂簾慨，天回帷幄謀。

未能收戰勝，須暫罷誅求。

但望江都色，同深處處憂。

於過揚州而慮及國是，憂心可鑒。此外如前舉《調兵》其二中的「三家殲成終存遂，一士揭竿豈畏秦」，雖是就農民起義對統治者提出的忠告，亦頗為警醒。

其次是感懷身世和客居思鄉之作。羅明祖自言「生平不善宦」（《念子》），「三作令而三黜」，因此，詩白不少仕途艱險之嘆。如《秋日言懷》：

十年書劍歷吳州，破帽籠頭費轉秋。

智愧蜘蛛空布網，才疏狐貉不成裘。

九江烟雨大門斷，兩浙清佳鐵甕浮。

王氣至今宮闕壯，中原戰血幾時休。

由白身的坎坷而聯想到國家的危岌。再如《白解》：

生來磨蝎作全身，大月偏尋斗與鄰。

美玉投硯染白白，喬松入雪處相存。

文字空懸低價買，誣言招盡謬前因。
憑欄飽盼浮雲變，長約何須數屈伸。

運交磨蝎，誣言招盡，仕途的浮沉，如變換的浮雲。面對人生遭逢，只好對酒長酌以自慰罷了。羅明祖人仕後，歷任華亭、繁昌、蕭山、襄陽，皆遠離家鄉，所以羈旅之愁，鄉美之思甚濃，再加上世道不寧，命窮運舛，常有悲慨離索之嘆。如「孤舟連百粵，極空盡窮荒。萬里總為客，能辭此渺茫」（《塘栖阻雨，候陳道常葉森之未來久之，同鄉張鴻臚攜登文昌樓，因及張君實鄧於元侄霆章酌》）；「命窮磨蝎少歡顏，羈旅無年肯放閑。枕畔數滴思鄉泪，風高不過西霞關」（《思鄉》）；「登然見似者，客思甚流人。相恤惟形影，憂譏念友儔。吾修誠幽莽，世道日沉淪。有晤應驚問，低回始識真」（《思鄉》）。除此之外，羅明祖還有不少寫景咏物之作，如《登黃華樓有懷》、《夏蟬》、《鵲》、《熏鱗》、《小園》等，亦時有可觀者。

羅明祖詩學唐人，主要是杜甫。鄧可權的序中謂「其為詩歌若脫胎於少陵，而引興甚高，託類甚遠，超然自成一家，使人不覺有少陵氣」。羅明祖自己也有《杜工部詩贊》云：「此老文章在，雖廢后代詩。見聞患難得，巧力困窮為。逸少因工寫，謝安不在棋。宣尼經手削，三百應同垂。」其五言長詩《襄陽》，便是有感於襄陽之役（指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）學杜甫《北征》而作。雖比不

上《北征》的深沉頓挫，也顯得樸實凝重。羅明祖還有一些詩，境界較小，語言也較生澀拗折，表現內容較狹窄單薄。其原因，一方面為功力不逮，一方面恐怕也受到竟陵派詩風的影響所致。

《羅紋山全集》共十八卷，據《福建通志·藝文志》云：

羅紋山集十八卷，永安（千頃堂作南平）羅明祖著。案：千頃堂書目作三十卷，考原書目錄，卷一至卷六為各類文，卷七八詩，卷九詞，卷十史旁，卷十一侮莊，卷十二井福錄，卷十三地理微緒，卷十四漢上末言，卷十五襄邑實錄，卷十六寓楚雜著，卷十七八為歷代宦官鑒，與三十卷數不符，然今本為明祖子艱手訂，當無舛謬。

實則卷十七十八因稿多數落為有目無書，全集僅十六卷。其余各卷缺佚偽誤脫落者亦不少。除一至九卷為各類文與詩詞之外，《史旁》為史論類著作，評騭晉宋至隋時期人物七十余人。（楊惇以下無存）《侮莊》為駁《莊子》內七篇之說，屬哲學類著作。《井福錄》論井田之法與寓兵於農及陳法，為軍事類著作（缺一篇）。《地理微緒》言風水迷信，《漢上末言》為天文星曆陰陽術數著作，《襄邑實錄》為襄陽令時奏議、公牘、告示文，《寓楚雜著》為歷史類著作，記載襄陽「賊」情及張獻忠率部攻入襄陽、殺襄王翊銘之經過，甚為詳贍。

《羅紋山全集》自其子羅艱刻印刊行后，大概未再付梓刊行過。此次為整理弘揚福建鄉邦文獻，重新影印一批閩籍先賢著作，《羅紋山全集》亦為其中之一，這對於研究地方歷史文化，弘揚地方傳統文化，都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。

一九九六年九月三十日於福建師大中文系

序

凡序者將述其生平著述行誼
非瑣筆之影脂膏之靈何以快心
胸乎耳目乎余性迂愚不能率
意倭之刻數頻大作家且壯不如人

一
擗髻如鐵椎謝絕筆視久不為弁
端諸蕭然斗室兩牀獨坐年丈
羅克臣折柬邀遺緘其先人紋山
年翁文集索敘於余披讀數過手
口為疲序中瑤篇有長江萬里者

有孤鶴鳴空者有千峰攢立巨壑
奔濤者有寸壑數曲何奪天孫
者光眩琳琅莫可端倪詩歌不
拘慷慨牢騷深得屈宋之神
迴思當年哀音長安紋山酒酣耳

熱歌呼搔首旁若無人
造紋山綰符
三楚適余覲繫白門流氛
方熾
遣索易餉甲仗詢之則
紋山羽書
戒嚴時賦詩酌酒不輟也
繼而憲檄
風塵天涯間阻紋山赴召
玉樓而

余素車白馬缺馬莫展唐寅歲
小阮儒初筮命燕江余語之西羅紋
山意氣豪邁凌駕千古文章兒媿
美韓蘇枰桐數百載之靈壽卒
於紋老廉吏可為而不可為惟善視